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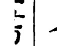
繹史卷三十三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衛州吁宣姜之亂

詩考槃在澗碩人之寛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詩序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史記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










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列女傳齊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始往操行衰隋心淫佚治容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為人表式儀貌莊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以高節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妨未然也○與毛詩說異見下

詩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

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詩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

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詩序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

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朱子曰日月終風二詩皆莊公在時所作日月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終風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二詩當在燕燕之前序說誤也

左傳隱公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

來寵禄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衛桓公之立在春秋以前周平王三十七年至是十五年矣　史記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按左傳無出奔及友段事

四年春衛

州吁弒桓公而立公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　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史記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　韓非子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詩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詩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詩傳戴媯

歸于陳莊姜賵之于野賦燕燕○朱子云遠送于南可為送戴嬀之驗以陳在衛南也但史記稱完母死復與此不同

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

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史記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左傳四國伐鄭之役以宋公子馮在焉非為叔段也史記蓋舛誤

詩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

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詩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

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

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史記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史與左氏微異

五年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穀梁傳月葬故也

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公羊傳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

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

桓公三年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將卑師衆曰師

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柰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穀梁傳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正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已上州吁之亂

詩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

母心詩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朱子曰此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也按鄭譜以此詩在擊鼓雄雉之閒故屬之州吁然序稱淫風流行似當屬宣公也姑闕之以俟考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詩序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

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為

雝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

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序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

弃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傳稱宣公上烝夷姜下納伋妻是其淫亂無禮義故下皆化之谷風氓諸詩所由作也但序所謂夫人者不知何指若夷姜則公之庶母似不得為夫人若宣姜則諸詩不宜在新臺以前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詩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

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左傳魯宣公十六年晉滅赤狄數之以其奪黎氏地與此脗合但彼在衛穆公時去宣公遠矣或黎氏世受狄害不得强合為一事也　列女傳黎莊夫人衛侯之女也既往而不同欲未嘗得見其傅母閔夫人賢謂夫人曰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終執貞一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此說大異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出自北門憂心

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
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
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

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詩序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

儺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詩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詩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朱子曰此淫奔期會之詩也序全然不似詩意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詩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

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鄭譜此詩屬宣公

史記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婦者好説而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

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為太子

詩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

婉之求得此戚施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詩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詩序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為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

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詩事不同以黍離為壽所作尤異

史記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穀梁傳十二年衛侯晉卒再稱日決日義也

左傳十六年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

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史記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為君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絶曷為絶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左傳莊公五年冬伐衛納惠公也公羊傳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六年春王人救衛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為繫諸人王人耳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枝百世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簒辭也曷為或言致會

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　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絶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絶之也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史記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春秋諸侯逆王命此云奉王命誤也又按左氏朔立四年出亡亡八年復入通年十二年此云十三年既與左氏不同復與上數不合年表十年復入也

左傳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羊傳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穀梁傳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已上宣姜之亂

衛自周室東遷由莊公以迄惠懿蓋數世未寧也豈康叔之烈至此中衰與莊公外退賢者內惑嬖庶綠衣賦於上而夫人憂碩人作於下而國人怨幸而獲殁亂之來也其何日之有桓公嗣立十三年而入春秋越四年經大書曰衛州吁弒其君完衛無君矣而

稱人以伐鄭經再書焉嗟行役而賦擊鼓者州吁為之也於是乎平陳與宋四國偕作簒逆之子輒能連師動衆諸侯麇集而景從焉豈其大惡未昭抑將以終稔其罪邪考當日東門之師僅五日耳未至曠時持久而怨誹交作其故何哉良由弒立之主衆莫為用況乎竊國八月而師旅再警假使在位日久當不止宋殤之十年十一戰也怨讟之聲内外竝起燕燕興悲終風且怨民曰曷喪毋歎無歸幸有純臣而先

君之雠可復斯民之賊可除讀春秋至此曰猶有天道焉孰謂州吁方誅而宣公復繼之以淫亂烝夷姜而納急婦淫風化於國中迄今讀衛詩至匏葉新臺諸篇不堪聞矣獨是於鳥獸亂行之時而急壽能以死相讓二子乘舟古今同閔乃知貞義之性雖時窮而不易方類何足槩焉宣公既沒黔牟者急子之母弟也以次當嗣為君矣二公子不以此時拒朔使其竊位四載然後逐之是何也公羊氏曰朔得罪於天

子也然則惠之初立蘧篨雖殞牝雞方鳴二公子雖欲圖之尚無其閒今也開釁王室正罪有辭抗義援立因隙為功逆朔之罪天下其共聞矣奈何五國之師受寶助亂王人不競竟使佩觿之童子賊守正之親臣二子不幸無功非其立君之不度也殆天未厭亂抑將有以大滅衛乎

繹史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三十四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宋殤公閔公之弑

左傳隠公元年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公羊傳孰及之内之微者也榖梁傳及者何内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三年宋穆公疾名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没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

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謂乎

公羊傳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

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

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日葬何也危不得葬也

左傳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

四年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五年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

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

左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公羊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為未有成狐壤之戰隠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左傳夏盟于艾始平於齊也　秋宋人取長葛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穀梁傳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七年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于我舉其貴者也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

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邱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

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左傳九年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癸丑盟于鄧為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

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名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公羊傳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録内而畧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内大惡諱小惡書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

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穀梁傳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十一年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桓公元年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

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

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名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舃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

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公羊傳内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隱賢而桓賊也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

穀梁傳以者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為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已上殤公之弒

公羊傳莊公十年公侵宋曷為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

者也穀梁傳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于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公羊傳宋人遷宿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　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左傳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齊師乃還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　穀梁傳次止也畏我也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禮記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檀弓○魯勝乘丘而云馬驚公隊未足信也

左傳十一年夏宋為乘邱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

師敗績于其穀梁傳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說苑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内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

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明年而君弑知修政之言為妄

左傳乘邱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

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史記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於蒙澤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宫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弑

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已上閔公之弑

春秋以前魯宋有黄之師齊鄭有盧之盟魯鄭有狐壤之戰魯隠公之立也首盟邾宋齊鄭尋盟其交盖固四年之中鄭有叔段之亂宋有子馮之偪衛有州吁之弑鄭滑在衛宋馮在鄭鄭莊構難衛吁興戎東諸侯之黨立而天下始多事矣於是齊鄭為一黨魯

與宋衛陳蔡為一黨五國之兩伐鄭也宋人主兵而衛人倡謀三國悉從事於宋衛者也乃州吁既誅鄭怨未平邾人告病宋釁復起一歲之内鄭宋兩報魯何無信因行人之失辭驟棄誓盟宋使絶而齊鄭之交來焉獨是魯於邾也既盟蔑而復伐之於宋也既遇清而又敗之十一年之中五年黨宋六年黨鄭蓋由守信不固而鄭人始乘而閒之也易祊也歸郜也鄭莊之佯為魯交而魯不疑也自是入許敗周無憂

東顧矣鄭宋之仇讎已深方為瓦屋之平而假命討違以償其私憾宋胡不幸疆埸日騷督懷無君巧鼓民怒曰十年十一戰十一戰者何圍鄭東門一也取其禾二也取邾田三也邾宋入郛四也圍長葛五也鄭以王命伐宋六也敗于菅七也入鄭八也伐戴九也鄭伯入宋十也大敗宋師十一也督也愚弄其民而推刃其主東諸侯咸受賂而相之此誠春秋所深病也為宋穆公者曰先君舍其子而立寡人寡人亦

立之嗚呼使與夷也賢奈何亟戰而無度使與夷也不肖先君舍之已立之未聞道矣是故讓國非易言也太伯之讓周以有文王也苟無文王而徒以推讓為節義雖子南之賢尚啓蒯輒之爭季子之貞猶開僚光之亂宋國日戰雖曰州吁慼之吾謂必自穆公始之况穆公知以國與殤而不知所以處殤委馮於暴鄭以偪處此屬有鄰國交構其閒此則曰除害也彼則曰惡馮也數戰民疑亂由中作獨一孔父正色

立朝而流言復興殤公至此遂孤立而無耦矣殤公弒而子馮入以求援於諸國經曰以成宋亂傳曰為賂立華自是而督也世執政焉馮立而督輔之克沒其身其子饗之督也可以無患即宋國宜若可無事也乃禍起於忽微宋萬之驟行其弒戕閔公而兼殺華督亦若有天道焉萬之獲乎魯國數月然後歸典刑未正而反升為大夫釁起於戲謔之言乃猶不悟而君臣相博婦人雜居魯侯之美魯侯之淑曾何足

妒漸端積於有日絶脰激於一言仇牧手劒祇遭碎首其弑其君也易於宋督矣弑逆之徒何國無法陳宣不道為之淵藪取貨於宋國而謀及於婦人賊臣雖討陳國為失謀矣宋三世而兩弑其君上無天子之誅下無方伯之討春秋所由發憤而作與

繹史卷三十四

繹史卷三十五

靈璧縣知縣馬驌撰

桓王伐鄭

左傳隱公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閒之苟

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六年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

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

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公羊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子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

詩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

此百罹尚寐無吪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歳兮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詩序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采葛懼讒也　大車刺周大

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詩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詩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朱子曰舊說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為此行矣

左傳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詩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詩序羔裘刺朝

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嗚呼君尊臣卑天下之大防也君不尊則失為君之權臣不卑則不守為臣之節犯亂自此生而大逆由斯起古今之綱紀禮義為之淪胥以亡也嗚呼可不為之痛心哉周自文武成康稱為全盛并建支庶以蕃王室自是以降周道寖衰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征犬戎荒服不至懿王之時詩人作刺夷王下堂而見

諸侯至于厲王乃流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宣王中興北伐玁狁南平徐淮既而南國喪師周亦不競幽王無道愛嬖戾戲諸侯卒有驪山之禍平王東遷内賴周召之輔外藉侯伯之功故鄭桓死而新鄭建晉文勞而彤弓錫秦襄戰而西土封周雖多故唯是伯叔甥舅以鎮撫王室不謂兄弟之國蓄憾抗命敢以一矢加王如鄭莊者也夫鄭伯出自厲王宣王之母弟也始封咸林密邇鎬京既而寄帑虢鄶

在成周又圻内焉以情則周之懿親也以國則周之左右藩輔也况洛邑彈丸之區無山川之險阻西廹秦翟南接荆楚倘有外侮猶賴爾鄭以朝夕夾輔王家豈其世職司徒方假王靈以雄視甸服而敢弁髦王章以修其小怨莊公之罪浮于羿浞矣左氏謂王命虢公作卿士鄭伯猶朝王其後易田奪政鄭始不朝及王以三國來伐鄭伯禦之其遣使問勞茍自救也信斯言也莊守臣節桓失懷柔繻葛之敗直自取

爾不知君臣之閒有討無戰天子有爵夫孰敢爭鄭伯何人而挾王質子兩掠京畿天威震怒敢抗王師魚麗拒戰儼若敵國九伐不行天討陵替伊誰任其罪與陳蔡及衛皆鄭之仇讎也名曰從王實欲修其私怨然而王親將軍三君不出師無紀律民鮮關心王師之敗是又三國之尤也嘗讀王風兎爰之篇矣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為詩曰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尚寐無吪有詩如是是桓王亦非能伐人者然而君臣無獄況於稱兵茍能謝罪入朝臣道不虧王怒可解胡為乎陳伍揚旝矢集王肩而謬為卑辭欲以掩過飾罪也天下後世盡可欺乎平桓之際諸侯之彊詐不仁無如鄭莊公者而善為偽辭以文其說試觀其易田曰假襲紀曰朝逐其弟而愧餬口離其母而賦融洩滅許而分其國則曰我無利此土射王而中其肩猶曰不敢陵天子其於君臣母子兄弟鄰國之

閒莫不內肆奸貪而外為恭順有聖天子出必以鄭伯為首誅焉

繹史卷三十五

繹史卷三十六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魯文姜之亂

左傳桓公三年會于嬴成昏于齊也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

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瞿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其不言瞿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

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于物為假取于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公羊傳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穀梁傳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

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内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穀梁傳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

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管子曾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申俞諫公不聽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二於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搆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

容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魯若有誅必以
彭生為説二月魯人告齊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
詩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
曷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
曰庸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敝笱在
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詩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左傳莊公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孫者何孫猶孫也内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搚幹而殺之念母者所

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　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録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絶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絶之也臣子大受命　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名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

穀梁傳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

之不正甚矣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言命也　王姬歸于齊何以書我主之也

禮記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檀弓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録焉爾曷為録焉爾我主之也　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為之主者卒之也

左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公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

代同姓故貶而名之也饕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 四年

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師而曰如眾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詩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詩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

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左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婦人不會會非正也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公羊傳次不言侯此其言侯何託不得已也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曷為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為不言降吾師

辟之也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為病之非師之罪也　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于郕也還者事未畢也遯也　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二十年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二十一年夫人姜氏薨婦人弗目也　公羊傳二十二年肆大省葬我小君文姜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始忌省也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穀梁傳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為嫌天子之葬也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公羊作省穀梁作眚

春秋於齊魯爲昏之事詳書於經傳者曰成昏送逆咸不以正始合失禮安得善終是固無足論若夫齊僖小伯雄長東方而於國儲無世子之教愛女無公宮之訓文姜一嫁兩國行穢春秋病襄兼以病僖也當隱桓之際中國之壤地甲兵未有如齊僖者瓦屋之會則參盟矣伐宋之役則連諸侯矣參盟者主盟之漸也連諸侯者摟諸侯以伐諸侯之漸也乃計不出此唯亂國是親魯桓篡立且與爲昏且親送之僖

公之志不在諸侯矣然而仲年既聘以後齊使中絶戰鬭相加兩國名為昏姻勢漸𤄶敵襄公嗣位侵疆戰奚亦未嘗與魯深相結好也俄而夫婦如齊誰使然與讀桓公之春秋王室三聘列國六朝以為弑逆之賊天王無問罪之師鄰國無致討之義不知正以驕淫其志與一婦人招揺人國謂若我何而醜章雄狐禍成擠幹天實厭逆陰奪其魄非一日矣莊公既立不能為親復讎反聽齊命田狩則從征伐則偕為

文姜者豈弟翱翔宣淫如志而莊公不知恥也故南山刺襄公而繼之敝笱以刺魯桓載驅刺襄公而繼之猗嗟以刺魯莊魯有一文姜而再世蒙恥亂賊簒弑禍流子孫可畏也哉

繹史卷三十六

繹史卷三十七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齊滅紀

左傳隱公元年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二年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向我邑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

公羊傳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

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

進之也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左傳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 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 七年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 穀梁傳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桓公五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

也六年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穀梁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于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

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左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

左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夏及齊

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穀梁傳内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内諱也　公羊傳莊公元年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　穀梁傳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

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柰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

妹穀梁傳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

左傳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四年紀伯姬卒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

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

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説焉不可以竝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復讎為公羊特起之義文亦委蛇

穀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

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春秋繁露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賢者故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為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記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于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鄑入于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

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如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以死也汝以酅往服罪於齊請以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故為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公羊傳齊侯葬紀伯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讎也曷為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

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十二年

紀叔姬歸于酅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公羊傳三十年齊人降鄣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耻不能救鄣也降猶下也鄣紀之遺邑也○杜氏以鄣為國名

葬紀叔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穀梁傳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紀國小而近齊紀之不幸也自僖公而欲襲紀齊之

利紀久矣非復讎也天下無霸小國不得保其社稷奔走斡旋以圖免禍妃則曾女女為王后昏媾重於一時紀是以少延無何而桓王崩紀失恃矣天祐其衷齊僖殞命乃襄公即位魯方與為平輒復戰奚盟何足信無何而桓公薨紀益失恃矣季知必亡以酅求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明年而紀侯大去紀亡矣其後二十餘年經書紀叔姬卒紀以小國遭時不造介弟慕微子之義庶妃矢共姜之操紀之國亡

而不亡也襄公之九世祖譖殺於紀復讎之義滅其世非利其土也今也鄣入而季在國去而君存齊之讎復而不復也

繹史卷三十七